

郑小平：修理钟表的师傅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晓平钟表眼镜店位于梦溪路54-1号，它的招牌上写着“老字号”，究竟有多老呢？从2000年至今也有23年了，应该算是一家老字号。

这家店的老板叫郑小平，今年57岁，他待人十分客气，只要能提供帮助的，基本上有求必应。说起来，他在这行也属于资深业者了。其最早的学徒经历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1986年郑小平从扬州农村老家来到镇江学手艺，当时他只有20岁。因为其父在镇江市果品公司上班，碰巧认识几位修钟表的老师傅。比如徐步金，他在镇江中百一店的钟表柜台，专门负责维修，称得上当时业界的一位老法师。

不过，徐步金并没教郑小平，而是其哥哥徐步云代劳的。徐步云原先在新华钟表眼镜店干，具体位置就在现在的商业城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

徐步云出来开了一家小店，选址在原先长途汽车站边上，名叫“徐良钟表店”，为啥叫徐良呢？原来用的是他儿子的名字。郑小平就在这家店当学徒，边干边学，在干中学，一晃三年很快就过去了。那会儿是“个体户”最闹猛的一段时光，如果在国营钟表店干，一个月也就几十块，但如果自己当老板，一周就挣到了。

不得不提，徐良钟表店的位置真好。那时，从十里八乡上镇江城溜达的庄稼人从车站下来，立马就能看到一家修钟表的店，如果手表刚好有点小毛病，这里基本上就是不二人选。而且店里的几位师傅技术也过硬，三下五除二保管能解决问题，你说生意咋会不好？当年的价是：手表擦油5至6元，修一下7至8元。不要说在这种商业黄金地段了，即便是花山湾这样的居民集中区，也一下子冒出五六家修钟表的小铺，有门面房，也有干脆就搞个铁皮棚对付，这说明这行生意好，大家都有钱赚。

其中就有郑小平的小店，它位于花山湾二区二幢边上，自从他出师后便选择单干，这表明其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。然而才干了两年，便被大鹏

商场“收编”了，其实是他父亲在商场退休后，小郑过来顶职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可以说是钟表业颇为红火的日子。那时中百一店、中百二店的钟表柜台生意都特好，大鹏商场是后来兴起的，也有钟表柜台，郑小平在里面负责卖和修，但这个“修”只针对商场卖出去的新表，即提供一年的质保期，旧表则不修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大大减轻了郑小平的工作量，因为新表其实并不容易坏。那时分国产表和进口表：前者如上海产的上海牌、钻石牌、宝石花牌等，价位也就五六百元，都属于经久耐用的机械表，后来上海也出自动表了，价格在150多元；而后者便是精彩纷呈了，有罗马表、梅花表、英纳格表等名表，从一千至数千不等，在当年似乎只有小老板或暴发户购买多一些……可惜好景不长，2000年大鹏商场停业，将所有店面和周边门面租了出去。于是，郑小平租下一间10平方米小铺，开了晓平钟表眼镜店。

从朝九晚五、按部就班的上班节奏，一下子进入事事亲为、操心劳力的开店生活，起初郑小平还有点不太适应。拿修表来说，老表旧表也要修了，好在他的技术没话说，以前学的那些基本功还在。想当年，那时修表才是真修啊！此话怎讲？比方手表齿轮的齿少了个把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定能找到新零件，只能自己动手把齿修补好，你说要费多少工夫！而现在的修理，基本上都能买到新的零配件，于是“修”实际上变成了“换”，至少在难度系数上打了不少折扣。

当然，这也是一种进步。钟表业从本世纪初便进入低谷，或者说随着手机的普及，传统钟表业一度步入了行业衰退期。这种衰退郑老板从前十年的开店生涯中能深切体会到，但后来的发展又超出了他的预期，因为钟表所具备的身份品位和生活方式功能在慢慢复苏。前段时间，一位黄先生专程找来，他有台三五牌座钟，是结婚那年买的，走了五十多年，想保养一下。可是擦油要把所有零件拆开，清洗，再组装，现在能干这活的人不多了，老郑绝对是一把好手。

诗话寒露

文/傅岭

10月8日，时序移至二十四节气的第17个节气——寒露。寒露，秋季的第5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。”《孝经纬》：“秋分后十五日，斗指辛，为寒露，谓露冷寒而将欲凝结矣。”至此，寒气日深，阳气日敛，万物萧落。唐代白居易诗云：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。”

寒露时节，桂花飘香。杨万里《咏桂》云：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里来，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。”大街小巷、公园景区、小区绿岛，金桂、银桂、丹桂，竞相开花，花香弥漫，香了整个古城。

寒露时节，菊花绽放。唐代元稹《菊花》：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红、黄、绿、白、紫、粉等各种颜色的菊花，点缀着田野，酷似一幅色彩浓艳的油画。镇江各处公园景区的菊花展，也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。

寒露时节，秋色渐浓。碧云天，黄叶地，枫叶红，好一派迷人的斑斓景色，处处皆画，步步醉赏。宋代苏轼《赠刘景文》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

寒露时节，菊花凌寒傲放，赏菊品茶正当时。白居易《咏菊》：“一夜新霜著瓦轻，芭蕉新折败荷倾。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邀三五知己，赏菊，吟诗，品茶。一杯菊花沁心脾，祛燥滋养精神好。

寒露时节，自古以来就有九九重阳登高望远的习俗。唐代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云：“江涵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趁此大好秋色，呼朋唤友，登高望景，莫错过人生最美好的秋色，莫追悔曾错过的几许华年。

寒露时节，已至深秋。秋风飒飒，秋韵正浓。唐代王绩《望野》：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”宋代华岳《酒楼秋望》：“秋水碧连天一色，暮霞红映日三竿。”元代乔吉《满庭芳·渔父词》：“秋江暮景，胭脂林障，翡翠山屏。”

有人说，深秋是寂寥的，诗人刘禹锡却说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；有人说，深秋是凋零的，诗人杜牧却说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愿我们无惧寒凉，奔跑追梦，且行且从容。



郑小平修表 竺捷摄

小区景色

文/程兆春

古城镇江近年来，变化大了，变得让人不认旧貌。小区替代了老街旧巷，高楼让老旧的平房让了道。城边的景面貌一新，田块不见，小山移平，河塘填实，工厂让路。如诗如画的新景小区，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，没有人再想回到老旧的地方，那破旧不堪的故里。

中南世纪城，紧临焦山风景区。从北大门穿过焦山大道，跨越焦山公园，临江之中便是浮玉焦山。寺庙隐蔽于绿树丛中，一片葱郁，隔江只能见到山顶的万佛塔，高耸云天，大气磅礴。有人说中南世纪城在和焦山隔江争风水，可能有点道理。不过小区为现代的城居，而焦山有古老的寺庙，新老相邻，风景各异。你是你的景观之城，风光秀丽，我是我的寺庙，香烟缭绕，有古有今，相得益彰。

这个小区至今也有十几个年头了。景观楼，小别墅，相依而邻，翠树红花，小草萌动。居住在此的人们，仿佛

是置身于大观园中，人们和花草树木、假山石雕、喷泉清池，相依相存，鸟语花香。小区的布局，属大手笔之作，相当合理，超凡脱俗，高雅清丽，园林化的风格。楼与楼之间空间很大，阳光充裕，四面随风。连很多小鸟也从远方迁徙而来，筑巢修窝，与人类共享这一福地。声声鸟鸣，往往划破了宁静的天空，平添了小区的清雅。

这里有喷泉，也有池塘，小桥潺潺流水。清泉好几米高，喷涌而出。而池塘一汪碧水，青萍浮塘，荷花露尖，芦苇映天，芦花扬荡，五颜六色的金鱼，戏于水中，小小的水塘便活了起来。而古色古香的木头小桥，架于清波之上，载人而过。凭栏远眺，风景一色，尽收眼底。

小区很雅，连小路过道都是石头铺就，古韵十足。五颜六色的石头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有四边形的，也有五边形的，相铺紧依，雨后光滑锃亮。这些石头可能从远道而来，一块块构成了羊

肠小路，平坦地延伸，通向小区的干道。

中南世纪城，虽在城郊，却人气满满，没多少空房。它在城区的东面，远离市中心，不过公交车很方便，乘车到大市口，十五分钟便可顺利到达，车次多多，无需久等，隔几分钟就有一辆。况且居住小区的人，几乎家家都有汽车，以车代步，楼前屋后，停满了座驾。居住之地，安全为上，小区四个出口，有保安24小时值班。路道清静，看不到枯枝败叶。且楼中的过道楼梯，隔日便有保洁人员清扫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灰尘。

住在这样一个如诗如画般的小区，自然是让人羡慕不已。悠闲自在的人们，不出小区，就能感受四季静好的画面。闲暇之余，居民们带着小毛孩，推着小童车，散散步，遛遛弯，遛遛狗，天伦之乐，一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。